□词□彩□

伊吹 风子

伊吹 公子

Official Another Story

原作：麻枝 准

翻译：梦想残光霞

□恋□AVG□CLANNAD□的□本制□组□写的□登□角色□官□追加□节□在被□守□的坡□上□

□5□使□了□至今□止□同的□法□站在□姐□子的□点□将女□角□一的□吹□子的□常生活以□记的形式□献给大家□

□间□好是风子□学的前夕□

□本篇中比□何登场角□都更为幼□，言行举□出人意料□风子□

□位□同□动物□的□女，□家□也依□□“□□”□□

□怀□妹爱□“□子观□日□”□□向大家展□她那惊人□生活习惯□

从今天开始，除了自己的日记之外，我决定另外记录一篇自己的妹妹——小风的观察日记。

真是让人很难为情，连我这个做姐姐的，也经常会搞不懂那孩子的心思。

「用藤子不二雄的角色玩接字游戏，鳗鱼狗[うなぎいぬ]！」

当听到别人对你这么说时，你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。

是该拼命地在藤子不二雄的作品中寻找以『ぬ』开头的角色吗?

还是该温柔地订正她说「小风，那是赤塚不二夫的角色啊」?

更何况不管是藤子不二雄也好，赤塚不二夫也好，如果把作者给限定住的话，游戏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下去的（如果把水木茂的作品也算上的话，倒是可以接「怪墙[ぬりかべ]的）。

还是说，该怪我自己没能够猜透她的心意呢?

假如今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希望能够借着回顾这篇日记而找到她的真意。

我带着这份心愿开始了日记。

小风学来了奇怪的功夫。

嘴里喊着「必杀...撒娇咬人！」，咬住了我的耳朵。

之后，这样说道。

「这样一来姐姐就被迷住了」

我迷惑了。要地该怎样回答她才好呢。

想问的问题有很多。

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那种功夫；干嘛要把我迷住；何况必杀和撒娇岂不是自相矛盾；为什么会是撒娇咬人，必杀技的话应该狠咬一口才会更有效果才对嘛。可提的问题真是无穷无尽。

因为又一咬了过来，所以转身避开了。

「还......还能动吗？」

不要为这种事感到意外......。

「莫非，还没有被迷住吗？」

没有，我只好这样回答她。

「是这样吗......原来姐姐是个迟钝的人啊......」

说得我好伤心。

我告诉她自己还有工作要做后，

「啊～真是的。开始下一个作战。」

噘着嘴走出了房间。

她到底是在考虑些什么呢。

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妹妹。

小风戴上了眼镜。

「风子，戴上眼镜了。」

这样高声宣布道。

可那副眼镜明明是我的东西。

即使问她「那是姐姐的东西吧？」，也还是坚持说「是风子的」。

即使告诉她「撒谎可不好哦」，也根本不听话。

嘴里说着「我要看书」，开始物色我房间的书架了。

之后取出一本对她来说无聊到了极点的书，站在那里读了起来。

上半身开始摇晃了。看来是已经感到头晕了吧。

呼......地叹了一口气，把书放了回去。之后抬了抬眼睛，对着我自豪地说道「我读完了」。她才只读 3 分钟而已，怎么可能。

见到我开始工作了，小风走出了房间。

本以为她已经玩够了，但没想到奇怪的行为还在继续。

我正走向洗手间时，在走廊里碰到了小风。

我根本就没有撞到她，可她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没关系吧？我这样问道。她却默默地盯着我的脸。

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小风解开了原本扎起的头发。

脚下是我的眼镜。

这是在搞什么啊。

「你萌了吗？」

又来了，莫名其妙的发言。

没有萌，我回答道。

「真是打击我」

遭到打击的人应该是我。

「姐姐，如果不对眼镜发春的话应该早点说出来才是」

没人会这么说的。

「风子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」

说完，站起身来，把眼镜还给了我。

「谢谢了」

不客气。

「偶是风子」

我听不懂。

「亲爱的，偶是风子」

这一次的威力好大。据我所知也是相当脱离人世的话了。

莫非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？

我敲了敲她的后背。

或许是弄疼她了，哇——地大叫着逃走了。

等她冷静下来后，我让她再说一次名字看看。

「噢！俺是风子！」

又被别的东西附体了。

「哪一种比较好？」

我问她，这是二选一吗。

她点了点头。

我困惑了好半天，考虑到后者要比前者更体面些，于是回答道。

「不可以说偶的。对了，说早比较好。早！」

「对了。噢！你小子是风子！」

我是公子……

「给你看看我的必杀技。一定会麻木的。看着吧」

呼。

小风把双手合起，之后慢慢地向后收回。

「神——……龟——……冲——……」

之后猛地推了出来。

「击━━━━！！」

啊啊，喊到这里就打出来了。

「嘣━━！敌人被打成粉末了」

敌人已经累了。

「怎么样，姐姐麻木了吗？」

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能勉强地笑了一笑。

「不说出来的话我就不明白了。我想知道是不是比平时的风子感觉更麻木呢？」

我回答说，平时的小风就可以了。

「真是受刺激。让我做了这么多还说那种话」

生气了。

「是姐姐说这样比较好的……所以才不顾丢脸发出神龟冲击来的……」

连必杀技的名字都搞错了。

不过在这些问题上跟她纠缠下去的话也就没完没了了，所以我回答说，只是按照她的要求选了一个而已。

「是吗……平时的风子比较好吗……」

失望地走掉了。

今天，小风做了一整天莫名其妙的事。

一直尾随在我的后边。

每当我回头问她怎么了？她就会趴在身边的墙上。

即使我说看得到哦？她也不会回答。

我一走开，她就会马上跟上来。

我突然转过身来。

她马上拿起身边的电话，

「啊，是我」

这样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我以为她马上就会玩够的，可是这一次的奇行却整整持续了一天。

即使是我上厕所的时候也没有停止。

她咚咚地敲了敲门，问道「是谁？」

我回答说「是姐姐」，她就不再说话了。

我出去给花浇水时，她也跟在我的后边。

我转身问「小风，怎么了？」

她又一次趴到了身边的墙上。

可是……怦的一声声响，之后是哇━━！的一声悲鸣。

放在那里的一只仙人球，正扎在了小风的脸上。

我慌忙取来了急救箱来为她治疗。

消毒后，给她贴上了一张大大的创可贴。

小风摸着自己的脸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

之后突然指着我的背后大叫道。

「啊，有一个长得很像三木道三的人！」

看来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吧，不过这也太没效果了。

「他在祈求你陪伴他一生！一定是真的了！」

嗯，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－可以跟他要签名了－我故意这样说着转身去看。果然是没有长得像三木道三的人（何况我根本不认识三木道三，即使是真的我也认不出来）。

再次转过身来，果然，她又趴在了墙上。

我默默地开始给花浇水了。

晚饭后，回到房间里，我发现小风正躲在垃圾箱的后面。

似乎蹲在那里很难受。

我试着把垃圾箱移了一下位置，她也滚着跟了过来。

看她实在太可怜了，我就把垃圾箱放在了坐垫的旁边。

于是，她舒服地躺在了坐垫的上面。

这样我也就可以安心工作了。

到了 10 点，我转过身来，小风果然是在那里睡着了。

我摇了摇她的肩，促她回到房间去睡。

她睁开眼睛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一边揉着睡眼，一边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。

最后扔下这样一句话。

「这个姐姐是真的」

我张大了嘴，在那里呆站了整整一个小时。

这一天，在吃午饭时，小风对我说道。

要出门去。

我问她，哎？一个人去？她点了点头。

这个春假，我故意没有陪小风一起玩。

小风总是只与我在一起，没有其他的朋友。

我感到，如果继续与我这个姐姐一起玩的话，她会永远也交不到朋友。

从 4 月开始，小风就是高中生了。

于是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试图让她锻炼一下。

希望她能借着这种孤独感，在高中交到自己的朋友。

小风说她要自己出门。

没有叫我一起去。

因为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很吃惊。

我问她，不要紧吗？她回答说不要紧，放下了筷子。

之后在家里跑来跑去，似乎是在准备这什么。

是一个人去购物吗。不会有危险吧。这样想着，我不由地笑了出来。

放不开她的难道不是我吗。

何况她都已经是高中生了。

于是我回到了房间里。

傍晚，我来到门外给花浇水。

小风正坐在大门口。
望着一只水桶的里边。
我对她说，你回来了，之后看了看水桶的里边。
里面只有一只小龙虾。
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
这孩子是跑去捉这个了。
然后，一直在这里玩着。
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一直，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我的心很痛。
只是，想紧紧地抱住小风。
想安慰她说，寂寞了吧，对不起。
想拉起她的手陪她一起玩。
想对她说，两个人一起去的话，会抓到更多的。
因为姐姐很擅长这个。
但是，我没有这样做。
只是把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对她说，
「真了不起，抓到小龙虾了啊」
小风抓起小龙虾，把它的肚子拿给我看。
带着得意的笑容。

现在，回顾这篇日记，我才终于明白了。
这些都是小风为了脱离我而采取的行动。
是她寻求各种答案的过程。
是为了探求我的真意。
小风在成长。
正在远离我。
虽然寂寞，但这也是重要的。

首次没有共同度过的春假结束了。
明天就是入学仪式了。
现在我想写的话只有一句。
愿明天是个好天气。

「我走了」

一路走好，小风。

最近一直在忙乎planetarian的翻译，终于利用翻译之余的休息时间（←这人有病？）把这篇小说赶出来了。
正好赶上美凪，名雪，渚三位MM的连续生日，也在这里祝她们生日快乐。